

陳淳淳

致敬城市的「美容師」



原鄉走廊

凌晨四點多，我拉著行旅箱在路邊等網約車去機場，此刻的城市還沉浸在甜美的夢鄉之中，大多數人仍在溫暖的被窩裡酣睡。路燈投下昏黃的光暈，光暈邊緣浮動著細密的塵埃，如同懸浮的銀河。而在那片微茫的光裡，一個橘色的身影正在緩步移動，他穩健而有力的步伐，每一步都踩在城市的脈搏上，掃帚與地面摩擦發出沙沙的聲音，構成了城市一首悠揚的晨曲，在寂靜的凌晨顯得格外清晰。他是清潔工，是城市的「美容師」，是城市脈絡裡的微光行者。他清掃的動作極有韻律，像是在跳一支古老的舞踏，他俯身清掃的姿態，定格成為城市最生動的剪影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移動著，天邊漸漸泛起了魚肚白，城市開始慢慢甦醒，街道上開始出現零星的早點攤，蒸籠的熱氣與清掃揚起的塵埃在空中交織，橘色的背影漸漸融入越來越亮的晨光中。我忽然意識到，這座城市每天第一個迎接朝陽的，不是晨跑的運動者，也不是早餐店的老闆，而是無數個這樣在微光中默默為城市梳妝打扮的城市「美容師」。

坐在網約車上，橘色的背影消失在視線中，我陷入了沉思，我們總是習慣享受生活中的美好，卻常常忽略了那些為美好付出努力的人。當人們踏著整潔的街道，呼吸著清新的空氣時，或許沒有多少人會去想到，是這些清潔工們在凌晨四點的辛勤付出，用他們粗糙的雙手為城市梳妝打扮，才為我們營造一個整潔而舒適的環境。

清潔工，是城市最平凡的勞動者，卻也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他們如同城市的毛細血管，無論春夏秋冬，清潔工們都行走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；他們是歲月的刻度，用掃帚丈量四季的更迭，用永不停歇的腳步，串起城市最本真的溫度；他們是時光的畫師，以汗水勾勒城市的輪廓，他們用佈滿老繭的雙手拂去歲月的塵埃，在堅硬的城市肌理間，托起文明的力量。在鋼筋水泥構築的現代都市裡，

這些平凡的城市清潔工，用日復一日的堅守，讓城市始終保持著最美的模樣。

在城市的發展歷程中，清潔工是城市的逆行者，當整個世界都在沉睡，他們卻用粗糙的雙手和沉穩的腳步喚醒城市的街道。城市的每一寸潔淨，都凝聚著清潔工們的心血和汗水；城市的每一抹微笑，都離不開清潔工們的勞動精神。那些被我們踩在腳下的乾淨路面，那些在晨光中煥然一新的城市容顏，都藏著無數個凌晨四點掃帚與地面摩擦的沙沙聲裡。

清潔工的工作環境之艱苦，遠超常人想像。寒冷的冬日，凜冽的寒風如刀子般刮過他們臉頰，儘管他們雙手佈滿凍瘡，可他們依然緊握著掃帚，一下又一下地清掃街道上的落葉、紙屑和垃圾。他們每一次的彎腰，都包含著對工作的執著；他們每一次揮動掃帚，都傳遞著對城市的熱愛。盛夏時節，垃圾在高溫下發酵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惡臭，可他們卻毫不退縮，熟練地將垃圾清運乾淨，還城市一片清新。當許多人追求舒適安逸的工作環境，嚮往光鮮亮麗的職業時，清潔工們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勞動的價值。他們的雙手或許粗糙，但卻創造著城市最細膩的美好；他們的衣服或許沾滿污跡，卻彰顯著最純粹的品質。

清潔工們的故事或許不會被銘刻在城市的紀念碑上，但他們留下的每一寸潔淨的街道，每一個清爽的角落，都是他們對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。

這些城市的清潔工們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向他們致敬，因有他們的付出，城市才成為了一個宜居、宜業、宜游的家園，他們的光芒雖然微末，卻足以匯成城市文明的璀璨星河。

從清潔工的掃帚下，我看到的不僅是乾淨的街道，更是一個城市文明的呈現，清潔工的勞動精神，如同一面鏡子，它提醒我們：幸福不會從天而降，美好的生活需要靠雙手創造。那凌晨四點掃帚與地面摩擦的沙沙聲，也將永遠成為城市最動人的音符，奏響一曲曲關於奉獻、關於堅守、關於愛的讚歌。

2025年11月10日

鄭亞鴻

探訪晉江東溪源頭



談今論古

晉江由東溪和西溪組成，兩溪匯合於南安雙溪口，始稱晉江。西溪發源於安溪桃舟鄉的雪山，流經永春錦斗、蓬壺、達埔、石鼓、五里街、城關、東平，進入山美水庫，再經南安梅山、洪瀨、康美，爾後在豐州的雙溪口匯合融為晉江。

我在位於東溪南安段的山美水庫工作30餘年，聽慣了東溪的潺潺流水聲，喝了30餘年東溪水。

飲水思源，長期以來，我一直有個心願，那就是到東溪源頭看看。這一心願，直到退休後十幾年才實現。

立冬後的一天，風和日麗，藍天白雲，氣候甚至有些炎熱。我和幾位朋友相約，從泉州市區驅車前往永春雪山。

雪山是永春縣第一高峰，海拔1366米，是永春與德化兩縣的交界山。山之陽為永春，山之陰為德化。《永春縣志》載：「雪山在治西據城六十里，高度稱永地諸山最，綿亘四五十里，界永德二縣之間，全縣之祖地也……」《德化縣志》載：「冬月積雪其上，曠陽數日不消，產茶絕佳，樹多唐時所植，秋晴登眺，可見泉州、北山、紫帽諸峰。」這就解釋了這座山為什麼叫雪山。

沿著蜿蜒曲折的上山公路前行，只見兩旁的樹木鬱鬱蔥蔥、綠意盎然。萬綠叢中，不時還可見到紅楓樹。應該說永春縣對雪山這一東溪源頭還是保護得很好的，2016年，東溪源頭風景區獲評國家級水利風景區。

在行至豎有「晉江源頭東溪」及「晉江源頭」裝飾牆半山途中，我們停下拍照。作為水利工作者，我認為準確的說晉江源頭是在安溪。東溪全長120公里，西溪全長153公里。「河源唯遠」，以水流最長者定源。晉江的源頭在安溪桃舟鄉梯仔嶺，這是2002年福建省水利專家經考察確定的。雪山應為東溪源頭。在「中國水利」豎的一塊宣傳牌中，就明確標明「晉江東溪源頭」。

雖然晉江源頭在西溪，但在西溪沒建大型水利設施之前，東溪的山美水庫通過攔蓄、調控東溪水，為泉州的供水、防洪、灌溉發揮重要作用，保障下游400萬人口的生命財產安全。東溪水甚至跨越海峽，送到金門島。

行至山頂，這裡有一座始建於唐光開年間的雪山巖，原名碧蓮巖，因山頂一湖形如蓮花座而得名。南宋隆興元年（1163

年）擴建後更名雪山巖。雪山因終年籠罩於雲霧之中而顯得崇高、神聖、神秘，清代詩人黃憲文曾以詩贊其雪景：「形雲密佈六花飄，翹首層巒積態嬌。看到諸峰新霽後，宛然天半曠瓊瑤。」

為此，古人便認為這裡是「風水寶地」，在山頂修建寺廟，塑佛像供奉，祈求一方平安。雪山巖終年香火鼎盛，供奉的是古平祖師。

寺廟匾額由全國政協副主席、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題寫，筆力剛健、蒼勁，體現「回首三千界，心與白雲閒」的超然意境。現在的雪山巖為1988年台北廣承寺方丈釋傳斌捐資重建，建築不受傳統土木營造法左右，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仿古裝飾營造法，為閩南地區建築頗具特色的佛教寺廟。

站在雪山巖，只見遠處群山連綿起伏，層巒疊嶂。向北遠眺是德化的鄉鎮和戴雲山主峰，向下俯瞰可見半山的「風韻亭」休閒山莊。微風拂面，清新的空氣、壯美的景色足以讓所有疲憊煙消雲散。

雪山頂建有醉風巖，據說是觀雲海看日出的絕佳點。雪山之腹還有以億年前火山噴發形成的東溪大峽谷，全長3800米，是以瀑布、奇石為勝的峽谷景觀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們沒有登上醉風巖、下到大峽谷。

雪山還有關於施琅將軍的傳說。傳說施琅母親曾身患重病，多方求醫問藥均無果。後來，他聽聞永春百丈巖的馬氏娘娘能施藥普濟眾生，便專程前往。

當晚，施琅在百丈巖住宿，夢見馬氏娘娘告知其母親的病十日內可痊癒，但未透露具體用藥。天亮後，一位和尚出現，交給施琅九包草藥，並教他如何煎制。

施琅將藥帶回晉江，母親服藥後果然痊癒。母親病癒後，施琅因操練水師繁忙，未能及時到百丈巖還願。後來，他做了一個夢，夢中有人指引他去雪山巖尋找一種特殊的神燭。施琅按照夢境的指引來到永春，經過三天三夜的尋找，終於在雪山巖山頂的一個石槽裡找到了一塊火成岩石，其狀其貌均按夢中所述。他請來能工巧匠，將這塊石頭搬到百丈巖。這塊石頭頂金光閃閃，任憑風吹雨打都不會熄滅。後來人們把巨石叫「向天燭」，也叫「神燭」。

「問渠哪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千百年來，發源於雪山的東溪水奔騰不息，經長途跋涉投入泉州人民的母親河，送去清澈的生命之水，送去甘甜的乳汁。保護雪山，就是保護晉江母親河！

2025年11月10日

王強

韓偓與泉州

——唐風遺骨與海洋文明的千年對話



絲路溯源

引子：石將軍的凝望

葵山脚下，風從南海吹來，掠過一方蒼苔斑駁的墓園。韓偓墓前的石將軍，已伫立千年。他微微轉首，目光一端凝望摯友傅實之墓，一端遙對東南海。那片海，曾是中原人漂泊渡海的終點，也是泉州人揚帆遠航的起點。

石像的姿態，像是凝固的詩行——訴說著詩人一生的漂泊與歸宿。韓偓的遺骨深植於閩南的紅土之中，正如中原文脈與海洋文明在此交會，交融成千年不息的泉州氣質。晚唐動盪，他選擇在這座城市落腳；而泉州，也以其包容的胸懷，接納了這位流亡詩人的最後一段歲月。

01 中原移民與海濱鄒魯的誕生

泉州的故事，從一場場南渡的脚步開始。

西晉永嘉之亂，士族「衣冠南渡」，沿江而居，「晉江」之名由此誕生。到了唐宋之初，北方烽火再起，百姓「民從之者如歸市」，第三次移民浪潮將中原文脈的根脈再次帶入閩南。

這不只是人口的遷徙，更是文化的再生。中原的禮制、古越的遺風、與海洋貿易的精神在此融鑄，孕育出既重義理又敢拼搏的泉州文明。

開元年間，泉州建孔廟；貞元八年（792年），歐陽詹高中榜眼，開啟「泉郡文風」之盛。此後千年，泉州進士逾兩千人。九日山間，仍可見唐賢題刻，墨痕早已風化，文脈卻未曾斷絕——「海濱鄒魯」的名號，正由此而來。

02 落世孤臣的閩南棲隱

韓偓（842-923年），字致光，號玉山樵人，是一位被時局逼成詩人的重臣。年輕時受唐昭宗器重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卻不肯附權奸朱全忠，終於被貶謫南遷。

開平四年（910年），年近古稀的他從江西一路漂泊至泉州，受刺史王審邽父子禮遇，寓居西郊招賢院。此後，他在南安葵山結廬「韓寓」，過起「不嫌門巷似漁樵」的清寂生活。

他筆下的詩，也隨心境變化而轉折：由早年的香艷麗、到中年的沉鬱悲憤，終在閩南山水間歸於淡泊。

《南安寓止》中一句「枳籬茅廠共森麻」，簡淡平實，卻藏著歷盡風塵後的寧靜與自在——一如泉州的海風，溫潤而有力。

03 海絲起點與多元文明共生

從葵山望向海的方向，千年前的泉州港早已帆影如織。蜿蜒的海岸與深邃的港灣，使這座城市自古即與交州、廣府並列為南方大港。

五代時，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擴城築

黃振宇

福山古寨



特稿

這是一個秋高氣爽、秋陽高照的週末。南安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又一次組織到楊梅山開展田野調查。

我們這個田野調查的小團隊，由摯愛文史的黃榮周會長帶隊並擔任勘測記錄，經常穿行在楊梅山中的我負責剪除荊棘、開闢前行的山路，有著比較豐富的考古知識王文魁負責勘察、拍攝，許志強及蘇華釗則放飛無人機進行空中航拍及兼顧後勤保障。我們這是第N次在楊梅山進行文化考察。

仲秋之際，南安今天地區晌午戶外的溫度高達三十來度，如同炎炎夏日，途中駕車時還需放著空調降溫。登山覓路，大家個個汗流浹背，來到楊梅山腹部的一個被世紀遺忘的古石寨：位於楊梅山一尖峰西側，往掃帚坑半道左側沿福山山脊便可進入石寨北門。

我和榮周、文魁三人幾年前有探過此寨，但沒有深入調查過，記憶中北門口只能容一人緊身穿入寨內。今天，走進北門時，只見寨牆被人為毀掉一角，北門洞闕如，據說是近期有人在山上砍樹，為了運輸而破壞的。

但北門處內寬外窄的瞭望口還在。山寨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門，整個山寨內部面積約3600多平方米。

順北缺口處進入寨內，看到西寨門還保留較完整的門洞，可容一人進出，西寨牆大部分牆體僅靠幾塊巨大天然花崗岩組成，高度約5-7米參差不齊，寨上面低處由條石塊補平，牆壁外便是陡峭的山谷；欲順內牆腳尋找正大門，奈雜草、荊棘叢生，只得退回原路。

再尋東側門，東側寨牆由條石砌築而成保存完整，高4-5米，門洞較大可容兩人並排寬鬆行走。偏高面也同有一瞭望

防、修街造屋、廣招番商，使泉州成為與阿拉伯、東南亞、非洲貿易往來的門戶。宋元之際，刺桐港更躍升為亞洲海上交通的樞紐——「海舟以福建船為主」，宋人呂頤浩如此評價。

九日山上，刻滿祈風石文的岩壁至今仍在，那是古代航海者起航前的祈願與信仰。

2021年，「泉州：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貿易中心」列入世界遺產，九日山的祈風石刻，成了這段海上絲路文明最動人的回響。

04 守墓千年與閩文化的承諾精神

韓偓去世於後梁龍德三年（923年）。好友傅實依唐制在葵山為他營墓，碑刻「唐學士韓偓墓」，墓園呈「風」字形，寓意詩魂如風。

石像生之中，那位轉頭凝望傅實墓的石將軍最為動人——千年來，他始終守望著詩人的友誼與信念。

韓偓逝後，部分族人與隨行顏姓留居杏田村。

韓氏北歸時，將守墓之責託付顏氏。此後千年，顏氏族規相傳，村中長者或村長皆肩負祭掃之任。清明時節，香煙裊裊，儀式如故。

這份代代不輟的守護，不僅是家族的記憶，更是閩南文化中「信義」之道的體現——一種對承諾與歷史的默守堅持。

05 世遺泉州與守墓傳統的現代迴響

1933年，弘一法師途經泉州南安豐州，見「唐學士韓偓墓」碑，竟伏碑而泣。此後，他多方尋訪修葺，為韓偓撰傳，稱其「憂國之情，溢於言表」。他在詩人身上，看見了與閩南「愛拼敢贏」同源的精神力量。

今日的杏田村，顏氏後人仍每日清掃墓前落葉；九日山下，祈風石刻依舊靜默於林間。帆影早已化作巨輪，航線從泉州延伸至世界，但那份對土地與記憶的守護，從未改變。

韓偓或許未曾料想，他最終歸宿的這片土地，會成為中華文明擁抱海洋的窗口。而他的墓塋，也悄然成為泉州開放與包容精神的象徵。

結語：千年對話的未盡之章

韓偓的墓與顏氏的守護，不僅是歷史的遺址，更是一場跨越千年的文明對話。

從石將軍的凝望，到九日山的祈風碑刻，再到海上絲路的千帆競發，泉州這座城市以自己獨有的方式，延續著中原與海洋之間的對話。